

城市走笔

沿着洛浦去书房

□陈爱松

沙沙沙……下雨了。温暖明亮的城市书房里,各居一桌的读者依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每个人都被无声而热烈的气场环绕着。字里行间开满了花,文字在舞蹈,在歌咏。此时,语言是多余的,无声,恰是一种充盈而愉快的交流。

或许,只有坐在南窗下的我注意到了这冬日的来客。千万点雨星斜落在窗下的绿化灌木上,落在枝条黝黑的樱树上,落在富丽堂皇的朱樱塔上,也落在清秀沉静的洛河、瀍河里。当然,也落在北窗外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金色的云帆上。

隐约间,我闻到了春天的花香与诗意。家居高楼,窗外便是洛浦。阳台上一站,万里江山图展开在眼前。南山隐隐,洛水悠悠,朝晖夕阴,气象万千。洛浦着一袭锦衣,裙裾长曳,缤纷斑斓,不见边际。

读书随处净土,闭门即是深山。如果想读书,阳台自然也是好地方。可是,我常借去朱樱书房之机,走上洛浦,赴一场与花木的约会。

洛浦优雅的初春,是从一树树梅花开始的。先是黄色的蜡梅鼓起了苞,接着红梅、绿梅吐蕊散香。开的时候,一片香雪海。彩霞晨,淡云天,微雪夕,明月夜,都是探梅的好时节。人未走近,先有幽香袭

来,不由整衣正冠,似乎去晤一位幽谷佳人。诗友胥先生,常在此徘徊,花未开时,他盼望:“一从梅蕊许开蕊,总觉此花是故人。”含苞时,他欢喜:“世人谁解余心乐,独坐梅前到夕曛。”初绽时,他欣然:“绿梅才放三分好,春在心中已十分。”盛放时,他陶醉:“何幸今朝红萼下,青襟染透入心香。”因为这片梅林,他爱极了洛阳,儿子接他去苏州定居,他却婉拒:“胜日置身香国里,迷花胜作武陵人。”

梅花之后,玉兰上场。“春风先发苑中梅,樱杏桃梨次第开。”白居易写此诗时,恐怕没有在洛浦见到过玉兰。红玉兰开花了,枝头挂满写给春天的粉红信笺,带着掩饰不住的喜悦与热烈。白玉兰呢,一瓣瓣闪着羽光,我极疑心是大批白鸢站在树梢,于春光中掠翅。有一次,竟真的看见两只白鸢于花冠之中翩然起飞,越过烟柳,向那芷兰茂盛水鸟欢歌的小岛飞去。

玉兰谢幕,樱花登台。一团团绯红的、粉色的、白色的轻云,或联袂而立,或自得独处,或临水照影,或含笑顾盼,风来轻漾,似飘未飘。“灞壑未樱”,由来已久。东周时,天子用邙山樱桃祭祀祖宗天地。宋代,周师厚在《洛阳花木记》中记载,洛阳有紫樱、腊樱、朱皮樱、旱樱、吴樱、千叶樱,花开时节芬芳馥郁。明代李时珍更是

评价:“樱桃,处处有之,而洛中者最胜。”此时,樱树旁,草地上,柳丝下,歌声乐声四起,时见帐篷、彩垫,承载着亲友之间的温情。摄影师支起架子,以朱樱塔和晴望阁为背景,斟酌着光影,穿汉服的女子云鬓高挽,步入花丛,留下一个令人遐想的背影。

某晚,煦风吹过,樱花如雪斜飞。我在小径边看花,忽听到童稚之声:“草木知春不久归,百般红紫斗芳菲……”扭头看去,是奶奶带着小孙女,小姑娘四五岁,扎双鬟,着彩裙。奶奶起个头,小姑娘就一首首背下去。我微笑着,目送她们走过落英缤纷的曲径。

众花铺垫之后,牡丹盛装出场。此时,洛浦春光繁喧,山色如峨眉,水波如绫绸,柳影如烟团,温风如美酒。牡丹千姿万态,似朝霞飘落,锦绣铺地,洛浦到了游人最盛之时。有位园丁,五六十岁,花白头发,穿着红马甲,常在牡丹园边笑眯眯地帮游客拍照。一次,听见他正给游客介绍:“这是玉版白,聊斋上说,是洛阳书生从你们山东曹州娶来的花仙生的后代。洛阳牡丹甲天下,曹州牡丹也不差……”呀,不由我刮目相看。

我常从启明南路上洛浦。有几天,台阶前的空地上停着两辆大房车,一位女士在房车前做饭。与之聊,得知他们是东北

人,两家相约来洛。她说,洛阳这么多好风景,准备多待一段时间,好好享受诗和远方的慢生活。

洛阳东西有多长,洛浦公园就有多长。13个王朝明明灭灭,投笔从戎的班超,负笈西行的玄奘,昂首迤逦的驼队……以圆雕、浮雕、透雕及亭榭、碑刻、印章、地图、文字介绍的方式,显示着古都的文气、英气、底气与硬气。常有家长带着孩子,在建筑前探寻着中华民族滋养丰厚的历史。

洛浦如同一棵花树,有着蓬勃向上的精气神,不停地拔节、生长、开花。比如有一天,在朱樱塔和隋唐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之间,那排黛瓦朱窗飞檐翘角的古典建筑,竟出落为一座城市书房!只需刷身份证,就可自由进入!它和花香一样,成为洛浦令人着迷的一部分。

雨还在沙沙地下着。我扭头看看沉浸在书卷纸笔之中的“同学”:做功课的学生,穿黄马甲的环卫工人,着制服的保安,戴老花镜的奶奶……窗外冬意尚浓,可我知道,雨雪的帷幕之后藏着洛阳多彩的春天:一面是繁花似锦,一面是诗书漫卷;一面是富丽深沉,一面是活力无限……

那年那月

童年的“报纸墙”

□杨军霞

小时候,我家是三间“起脊”瓦房,屋内搭有竹板楼,楼上存放各类闲置器具,楼下是居住活动场所。那时农村人建房,以结实耐用为主,墙面通常凹凸不平,竹板粘的顶棚灰突突的,房椽更是未经加工的整棵树干,要想美观宜居,主要靠纸张和糨糊对其进行“装修”,也就是糊墙。

糊墙的纸通常是旧书报,家庭条件好的,也有用白宣纸、印花纸的。从我记事起,我家的墙上就糊满了报纸。“白纸亮堂,花纸漂亮,为啥要糊报纸啊!”我撇着嘴,表示抗议。父亲哈哈笑着说:“你这小丫头不懂了吧,报纸上有知识,有文化,可比那些纸强多了!”文化?那我每天被文化包围着,也算是个文化人了。想到这一层,我的心里美滋滋的。

糊墙是春节前的大事。墙壁经过了一年的烟熏暑蒸,纸张泛黄,顶棚鼓包,如同身着破旧的衣衫,显得无比寒酸,必须重新装扮一番,让它也漂漂亮亮地过年。糊墙对糊糊的要求很高,太稠了粘度不够,糊完的墙有脱皮的风险。要在水将开未开时,把调好的酸奶状的稀面糊倒进锅,边倒边搅直到稠适中,然后用小火焖煮。等锅内“噗噗”冒泡时就可以了,半生的面糊糊黏度才好。

待糨糊放凉后,母亲拿着高粱秆刷子,蘸上糨糊,迅速在报纸四周涂抹均匀,然后拿起报纸,小心翼翼地递给父亲。父亲则脚踩高凳,如同接圣旨一般,恭恭敬敬地接过去,像给手机贴膜一样,先固定报纸上面的两个角,然后拿着“老公鸡”箬帚从上到下平平扫过,左撇右捺中间竖,画俩“个”字,一张报纸就糊好了。

哥哥们比量着墙壁的边边角角和顶棚上房椽的弧度,裁剪出尺寸合适的纸张。我呢,翻报纸、递箬帚、看水平,忙得不亦乐乎。

父亲的工作难度最大,报纸要整整齐齐依次上墙,高了低了自然是不行;速度慢了,报纸吃透水分很容易破;速度太快,又怕报纸打皱影响美观,整个过程要快、准、稳。

糊好的房间里,弥漫着浓浓的纸墨香气。寒冷的冬夜,我们早早钻进温暖的被窝,把被子四面掖好,只露出圆溜溜的小脑袋。此时,白炽灯把房间照得亮堂堂。“来,咱们来做游戏。我说出报纸上的一句话,看你们谁最先找到!”父亲提议道。我和哥哥们积极响应,瞪大的双眼像一个个监控探头,快速搜寻着墙上的词条,谁都想让别人瞧瞧自己的厉害。

看到有意思的文章,哪怕在顶棚上,我们也会冒着寒冷,钻出被窝,站起来读给大家听。我记得那时的报道有“咱们工人有力量”“殷切的期盼”等。找字、读报是一天中最放松、最惬意的时光。现在想来,我对文字的热爱,恐怕也得益于当年的“报纸墙”。

如今,我们住着装修一新的楼房,“报纸墙”已彻底成为过去式,但它曾带给我们的欢乐,永远留在记忆深处,每每想起,我的心头总会涌起略带酸涩却也踏踏实实幸福感。

生活空间

早睡早起

□韩灵艳

早晨,我还在睡梦中,弟弟打来了电话。原来是父亲生病住院了,让我回家照顾行动不便的母亲。

我匆匆起床,快速回到家中,赶紧帮母亲穿衣、洗漱、梳头……忙完这些,太阳已经升起。把母亲推到阳台上,让她晒晒太阳,我开始做饭。

招呼母亲吃过饭,接着是洗碗刷锅、打扫房间、清洗衣服……一整天,我像个陀螺,一直转到了晚饭后,终于有了片刻的清闲。

坐在母亲身边,我开始引导母亲说话。母亲生病以来,虽然心里啥都知道,但时常吐字不清。我一边纠正着她的发音,一边给她按摩右腿。然而,时间不长,母亲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,一把推开我的手,嘴里含糊不清地喊着:“睡觉,睡觉!”她一边喊还一边用左手指床。我笑笑说:“太早了,我睡不着。”母亲却不依不饶,一个劲儿地逼我去睡觉。我这才明白,母亲是心疼我太累了,想让我早点休息。

夜里9点多,母亲睡着了。安静下来的我,只感到腰酸背疼,疲惫不堪。想想父亲这么多年照顾母亲,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20多年前,母亲突发脑出血后落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那时,我们姐弟俩都在上学,是父亲挑起了照顾母亲的重担。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,我们姐弟俩相继在城里结婚成家。我们把父母接到城里生活,本想替父亲分担一些义务,可随着下一代的相继出生,父亲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,他不仅要照顾母亲,还要带着我们带孩子。

这两年,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,身体状况也大不如从前。尤其是母亲,走路越来越艰难,身边根本离不开人。在家里,父亲每时每刻都要看好母亲,怕她磕着碰着,更怕她摔跤。虽然我们姐弟俩也时常帮着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,但在照顾母亲的事上,父亲时时相随、耐心呵护……

母亲的呼噜声把我拽回现实。看看时间,已经10点了,我赶紧关灯睡觉。

照顾母亲半个多月,向来喜欢晚睡晚起的我,居然学会了早睡早起。每天早上,当母亲醒来时,我已把家务活干完,剩下的时间,就是悉心照料母亲。

父亲出院后,我起得更早了。早睡早起,于我而言不只是良好的作息习惯,因为我还要赶到父母家,干些家务,做好早饭,再去上班。



你好,2025

槐荫居士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83

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

选图基地: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心香一瓣

冬日生菜

□闪建中

楼顶上种的一片生菜长大了,浅绿色的叶子晶莹剔透,宛如翡翠,胜似碧玉。只要在家,每天我都会到楼顶去逗留一会儿,一半是为了伫立远眺游目骋怀,一半是为了看看生菜那生机勃勃惹人喜爱的样子。

生菜又叫玻璃生菜,也叫翡翠生菜。这两个别名应该都与它们的形态有关,翠绿翠绿的,宛如一个个小精灵。

在冬天,凡是绿色的植物我都很喜欢。比如竹子,比如冬青,比如青松,比如翠柏,比如香樟,比如女贞,比如麦苗,等等。对于生菜的喜欢也是如此。大概也是因为那一份绿意,它在自己那看似娇嫩实则坚韧的身子去抗拒着严寒。

说心里话,我并不喜食生菜,总觉得吃菜一定要煮熟了再吃,但爱人总喜欢夹生着吃。除了这个原因,可能还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,让我不太喜欢食用。但这并不妨碍我喜欢观赏它,所以秋天一到,我就毫不犹豫地在网上买了3包种子,在楼顶的菜地里种了五六行,面积也不过席子那么一大片,郁郁葱葱的样子,我真的非常喜爱!在寒风呼啸的冬日,我们很多人都会屈服于大自然的淫威之下,但看上去那么弱不禁风的生菜竟能笑傲寒冬,让你不得不惊奇!

这也是我每天都会默默地凝视它们的原因,因为冬日的生菜足以给你力量,让你笑对酷暑,去迎接那暖春的到来。

生活百味

谁说女子不如男

□宁妍妍

二保叔和魁伯两家不对付,全村人都知道。听说两家有世仇,偏偏好巧不巧,他们不仅住的是邻居,就连地也是挨着的。

说起魁伯,村里没几个人待见他。因为他凭着有仁膀大腰圆的儿子,就在村里横行霸道。说起二保叔,都说是因为他没有男娃子,净让魁伯拿他当烘烘捏。

一天清早,二保叔打开大门就看到自家门口的菜竟被人泼了粪水,那味道让人一闻就想吐,还咋吃?二保叔用脚踹头一想,就知道是那个恶霸干的。说着就回家拿锄,准备把他家的菜全部除掉解恨。他气呼呼地对媳妇说着,惊醒了里屋他唯一的女儿妞娃。妞娃十六岁了,急忙拦住:“爸,冤家宜解不宜结。你万万不要去毁人家的菜。无论别人对不对,咱自己要做好。爸,放心吧。他不能一辈子欺负咱。”

妞娃好不容易周末在家,看着孩子说得有理,二保叔的气消了一大半。其实,让二保叔最为窝火的是那个恶霸偷偷地界了界,硬生生让他吃了二亩地。这一亏就是好几年。

二保叔虽没有儿子撑腰,但好歹也是有血有肉的爷们。为此两家大打出手,可怜二保叔人单力薄,被恶霸的大儿子一拳打破了鼻子。看着鲜血流出,二保叔犹如一只发怒的猫。当他拿出长长的砍刀正要冲向魁伯家时,妞娃扑通跪下来拦住了他:“爸,这会出人命。不能为二尺地把命搭进去啊!你不是还盼着我考大学吗?……”接着,是二保叔两口子抱着妞娃呜呜的哭声。

妞娃十八岁那年,成了村里飞出去的第一只金凤凰——考上了名牌大学。二保叔和媳妇在村里摆桌宴请乡亲们。魁伯站在自家大门口看了会儿,想到他的仁“祖宗”,两个小学没读完,一个初中没毕业,一声不吭回家了。

当晚,妞娃说出了一句让他爸妈张大嘴瞪大眼的话:“你们俩拿那个没动的肘子和喜糖给魁伯家送去吧?街坊邻居,关系尽量往好处搞。妈,你上回不是看到魁伯捧着他家的鸡不让叨咱的菜吗?”“姐啊,那是你用那啥子法律帮杏花婶打抱不平后,在村里出了名,那个恶霸听说后怯了。他哪是恁好的人?”“爸,妈,你们

知道这叫啥不?”“啥?”“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很多事情都可以理性解决,动粗只会越闹越僵……”

当魁伯一家子看到二保叔两口子送来的肘子和喜糖时,面面相觑。得知来意后,才都低着头、红着脸,话也说不利索了。前辈子的恩怨,他们都不记得了,还能有啥仇呢。魁伯立马转身回屋取了两张“红呢呢”硬塞到二保叔口袋里,还说着“恭喜妞娃考上好大学”。

几天后,二保叔在地头转悠,忽然发现,两个地方有翻新的土。走近细查看后,立马拿出了手机:“妞娃,你魁伯又动了界石。这次是往他家地里挪了二尺。”“爸,我相信你知道该怎么办。”电话那端,传来妞娃银铃般的笑声,这声音在二保叔听来犹如天籁。

二保叔立马动起了手,十几分钟后,拍了拍身上的土,看着被他移到公正处的界石,二保叔想起了妞娃劝他时说过的话:“得理也饶人。宽厚天佑之。”

太阳照在冬日的落叶上,泛着金灿灿的光。二保叔唱着“谁说女子不如男”,像是踏在了金光大道上……